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三十四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行。”那老丈抬头一看说：“客人贵姓？同路有几位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姓华，就是我自己。”老丈说：“客人请里面坐。”华云龙跟着进去，到了客厅。这客厅朝南三间，屋中倒很幽雅。老丈说：“客人请坐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未领教庄主贵姓？”老丈说：“我姓胡。”说着话，有人进上茶来，老丈款待甚恭。忽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，说：“老员外，二员外生日，有许多亲友都等员外去喝酒呢。”老员外说道：“客人，我可不能奉陪，少时再谈。”吩咐家人：“给客人预备酒饭，务要小心伺候。”家人说：“是”。华云龙说：“老丈有事请罢。”老丈去后，立刻家人给华云龙把酒菜摆上。华云龙一瞧，各式蔬菜，都是他素常爱吃的。自己甚是喜悦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自己一想：“这位庄主，与我素未会面，这样厚待。”心中甚感激。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有脚步声音。外面说：“呦，老员外在屋里没有？”华云龙一听，声音婉转，分明女子声息，也不好答话。忽见帘子一起，华云龙睁眼一看，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女子。头梳盘云髻，耳坠竹叶环子，银红色女衫，银红色的汗巾，葱心绿绉绸中衣，窄小的宫鞋。真是蛾眉皓齿，杏脸桃腮，真比十成人材强出百倍。华云龙一瞧，眼就直了，心说：“我出生以来，也没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。”只见这女子一掀帘子，呦了一声说：“是谁让进来的野男子，也不先说一声。”把帘子一摔，拨头就走。华云龙本是采花的淫贼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的人，淫心一动，站起来就跟着。这女子直到后院，进了北上房，华云龙也跟着来到上房。掀帘子，那女子一瞧，把面目一沉说：“华云龙你真是胆大包天。你想想你做的事，有脑袋的没有？你来瞧！”用手一指墙上，华云龙一瞧，墙上写的是他在秦相府题的那首诗。华云龙心上暗想：“怪呀，这女子怎么知道我是华云龙？”方要打算问，女子用手一指说：“你瞧济颠来了。”华云龙一回头，只见和尚脚步跟跄来到。贼人吓的魂不附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镔淫贼见公差



话说华云龙追到姑娘屋中。姑娘用手一指说：“济公来了。”华云龙一回头，果见和尚来到。贼人吓得打一寒战，心中一明白，睁眼一看，还在树林子坐着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书中交代，这乃是济公的点化狐仙，要暗渡华云龙。试探试探贼人的心地，到这般狼狈，能改不能。济公原本是一位修道的人。出家人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，有一番好生之德。不肯当时把贼人拿住，呈送当官。但能渡贼人改过自新，济公就不拿他。焉想到贼人在梦中，仍然恶习不改。华云龙一惊醒，吓了一身大汗，方知是梦。只见满天星斗，大约有二鼓以后。自己站起身来，往前行走。正往前走，只见前面一晃身，有一个人。贼人心虚，赶紧把刀拉出来。二人来至切近，那人说：“华二哥吗？”华云龙一细看，不是外人，乃是黑风鬼张荣。华云龙说：“张贤弟，你上哪去？”张荣过来行礼说：“二哥久违。”书中交代，张荣自从前者由杨明家里逃出来，自己也是无地可投，他就到古天山凌霄观去找华清风。华清风知道张荣跟华云龙是拜弟兄，也不拿张荣当外人，就留他在庙里住着。这天金眼佛姜天瑞由铁佛寺逃走，就逃到凌霄观去。一见他师父华清风，华清风就问：“姜天瑞为何这样狼狈，怎么胡子没有了？”姜天瑞就把济公在铁佛寺捉妖之故，从头至尾述说一遍。华清风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好济颠，这样无礼，我非得找他去报仇不可。”从此记恨在心。姜天瑞把得着的这部《阴魔宝篆》孝敬给华清风。华清风细细把《阴魔宝篆》一瞧，他就决意去练五鬼阴风剑。练好了可以找济颠给姜天瑞、常道友



报仇。要练五鬼阴风剑，须得把五个人开膛摘心，用五个阴魂，才能练得了。华清风就派黑风鬼张荣下山，诓五个人上山，可以练五鬼阴风剑。张荣这才下了古天山，出来诓人。今天碰见华云龙，二人彼此行礼。华云龙说：“张贤弟，你在哪住着？”张荣说：“前者我找你，到凤凰岭如意村去住了几天。不想到这个杨明实不是朋友。我在他家住着，他慢不为礼，还说了许多不在礼的话。二哥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如何受的了？我由他家出来，就在古天山凌霄观住着。现在你叔父派我下山办事。二哥你上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现在我是无地可容。灵隐寺济颠和尚拿我甚紧。”张荣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一同上古天山去。有你叔父九宫真人，也可以护庇你，也可以劝劝济公和尚。僧赞僧，佛法兴，道中道，玄中妙。红花白藕青莲叶，三教归到一家人。他也是出家人，一不在官，二不应役，你犯了国家的王法，与他僧人何干？你同我去见真人，倒可以有个安身之处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去是可去，我先得买镖去，我囊中一枝镖都没有了，我全凭毒药镖护身。”张荣说：“你要买镖，到前面兴隆镇买去。”二人慢慢往前走，天光也亮了。来到兴隆镇，太阳高高的。张荣说：“我就在村口等你。你去去就来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也好。”进了村口，来到十字街，往东一拐，只见路南里一座大大铁铺子，字号“舞岳斋”。三间门面。西边是栏柜，东边是八卦炉。华云龙抬头一看，见铺子门口，站着位老者。头戴蓝缎四楞巾，身穿蓝缎袍，面如重枣，粗眉大眼，花白胡子，精神百倍。华云龙一想，这必是掌柜的，赶紧上前说：“掌柜的。你们这铺子卖镖么？”这老者上下瞧了瞧华云龙，是穿白带素，壮士打扮。老者说：“不错，卖镖。尊驾买什么镖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要出风轧亮的镖，有没有？”老者辩：“有倒有，没有出风轧亮的，壮士你里面坐，你瞧瞧使得使得，可以叫伙计现收拾。”华云龙点头，跟着来到柜房落座。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买几枝镖，要多大分量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八枝



为一槽，六枝为半槽，十二枝为全槽。这买全槽十二枝，还要一枝为镇囊。要三两三一枝。”老者说：“是。我这里还有现成的，或许分量大点。你要一槽镖是六两银子。要出风轧亮，伙计现做得，加二两银子酒钱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几两银子不算什么。”说：“价钱依你，我等着使。”老者说：“可以。”拿了一枝镖来。华云龙一瞧说：“分量大。”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等等，少时就有。”一面叫小伙计：“去外面打壶茶去。咱们铺子火没着，你外头打水去。”附在小伙计耳边说如此如此，小伙计点头走了。老头陪着华云龙说话，老者说：“华壮士素常作何生理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保镖。”老者说：“尊驾既是保镖，我跟你打听几个人，你可认识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”老者说：“有一位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认得。”老者说：“北路镖头美髯公陈孝，病符神杨猛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那是我自己弟兄。”老者说：“东路镖头铁棍无敌陈声远，西路镖头铁头太岁周坤，神刀将李恒，尊驾可知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知道。”老者说：“中路镖头威镇八方大义士杨明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那更不是外人。”老者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小伙计拿了茶来，给华云龙斟了一杯。少时镖打好了，老者拿进来，给华云龙一瞧，华云龙说：“镖尖微沉一点，恐其打出去摆头。”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试一试，我这后院里有地方。要不合手，再叫伙计锉锉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”老者手里拿了这枝镖，带领华云龙把后门一开。华云龙一瞧，这个后院地方甚宽阔。西南有五六丈一段长墙，靠南边一个后门，周围是院墙，也没房子。地下都是三合土筑的土基，是个练把式场子的样式。华云龙一瞧说：“掌柜的也能练罢，这个地方很好。”老者说：“我也爱练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四外哗哗有兵刃响。华云龙一看，只见后门磕叭一响，把门踹了。进来两个人，手中拿着铁尺，头前个人：身高八尺，头戴缨翎帽，青布鹞脑窄腰快靴。面似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；



两道英雄眉，斜飞入鬓；一双虎目，皂白得分，准头端正，四字口，海下无须，正在少年。后面跟定一人，也是官人打扮：面如赤炭吹灰，红中透紫，粗眉大眼。后面带领无数官人，将门堵住。这两个班头一声喊嚷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里走？你敢明火打劫，劫牢反狱，今天你休想逃走。”书中交代，华云龙可并未在此地作案，这内中有一段缘故。兴隆镇归常山县管，只因常山知县到任未久，出了几件逆案。南门当铺明火执仗刀伤事主；东门外路劫，杀死事主少妇车夫，抢去银两首饰衣服。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老爷立刻把马快班头叫上来。两位都头，一位姓周名瑞，绰号人称小玄坛。一位叫赤面虎罗镡。这两个人都有飞檐走壁之能。老爷堂谕：“派两位班头，急速办案，给十天限。如将贼人拿获，赏一百两。如逾限不获，定是重责。”周瑞、罗镡二人，领堂谕下来。每人带了十数个伙计出来访缉。这天正走在恶虎山，就听山下一片声喧。原来是常山县马家湖白脸专诸马俊，同铁面天王郑雄，由临安回来，打着驴驮子，正走在这里。内见对面跑来一人说：“二位救命，那边有劫路的了。”马俊说：“你且跟我来。”催马向前，忽见对面蹿出一人：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。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绑身小袄，腰系钞包，薄底靴子；手擎鬼头刀，面如刃铁，一脸的白斑；押耳黑毛，短茸茸一部刚髯。这人把手中刀一顺说：“此地我为尊，专劫过路人。若要从此走，须留买路银。若无钱买路，叫你命归阴。对面的眠羊孤雁，趁此留下买路金银，饶尔不死。如要不然，要想逃命，势比登天还难。”不知郑雄、马俊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回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故旧

话说铁面天王郑雄，见贼人一顺刀，要买路金银。郑雄一看，这个人身躯高大，是个英雄的样子。郑雄很欢喜，心说：“这个人必是被穷所迫，我可以周济周济他，叫他改邪归正。”想罢，郑雄赶奔上前说：“朋友，我看你是个堂堂正正英雄，烈烈轰轰豪杰，必是被穷所迫，在此劫路。我周济你二十两银子，你可以做个小本经营，千万不可做贼为寇，你或是投亲访友，盘费不敷，你只管说，我还可以多给你。”贼人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休要跟我动舌箭唇枪，给我二十两银子！今天，大老爷既遇见你，你非把驴驮子东西都给留下不可。”郑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你这厮太不知事务，你打算我怕你不成，今天我管教管教你。”说罢，郑雄伸手拉出竹节鞭，照定贼人搂头就打。贼人一闪身，摆刀照郑雄就剁。郑雄往回一撒鞭，手急眼快，使了百草寻蛇，往上一迎。呛啷一响，把贼人的刀磕飞。趁势打一鞭，竟将贼人打倒，郑雄吩咐家人将贼人捆上。郑雄打算打贼几下，把他放了，叫他知道知道，不肯送他当官治罪。焉想到贼人破口大骂说：“你们既把大太爷拿住，你两个人敢把自己名姓，告诉我不敢？”马俊说：“好贼人，你家大太爷怎么不敢把名姓告诉你！我是马家湖的，姓马名俊，绰号叫白脸专诸。告诉你，你便怎么样？你不服，你叫人找我去罢。”贼人说：“好。姓马的，你看着罢。”书中交代，下文书的里面，有一群贼人，夜入马家湖，马俊几乎一家被害，那就是报今日之仇。这是后话。今天把贼人拿住，正说着话，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，带领众官人赶到。二



位都头一瞧，认得是马俊。说：“原来是马大官人。拿住贼人甚好。现在南门外当铺明火执仗，抢去衣服首饰无数，已呈报到官。东门外劫路杀人案，老爷要这两案，要的甚紧，派我等出来。你把贼人交给我们罢。”马俊说：“也好，交给你们罢。”又把那逃难之人叫过来，问丢了什么。那人说：“我叫胡德元，并未丢什么。若非老爷，我命休矣。”谢了马俊等，自己去了。马俊等也各自去。周瑞、罗镰叫伙计带着贼回到衙门，往里面一回话，老爷立刻升堂，吩咐：“把贼人带上来。”两旁答应，立刻将贼人带上堂来。贼人怒目横眉，立而不跪。老爷在上面问道：“下面贼人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恽名芳，外号人称蓬头鬼。”老爷说：“好恽芳，南门外当铺劫案，你们共有多少人？趁此实说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贼人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老爷说：“东门外劫路杀人，你等几个人办的？”恽芳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不是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在绿林几年，做了多少案？”恽芳说：“我没做过案，这是头一回。”老爷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你这厮必是贼呀！见本县竟敢言语支吾。大概抄手不肯应。来人给我拉下去，重打八十大板！”皂班答应，将贼人打了八十大板。打完了，贼人并不哼哈，复又带上堂去。老爷说：“恽芳你趁此说了实话，本县可从轻办理。你如不说，本县三推六问，那时你也得招认。”恽芳说：“我实是不知，你便把我怎样？”老爷一听，气往上冲，吩咐：“看夹棍伺候。”三根棒为五刑之祖，往大堂上一捺，老爷吩咐：“把他夹起来再问。”官人立刻把贼人夹起来。老爷一伸手，用了五成刑，贼人并不言语。老爷一伸手，用八成刑，贼人睡着了。用十成刑，滑了杠。贼人终是不言。老爷无法，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。连过了两堂，贼人没口供。焉想到第三天夜内，三更时，来了一二百飞檐走壁的江洋大强盗。来到常山县劫牢反狱，把恽芳救走，拐走了七股差事。来到东门，杀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逃走。知县衙门就乱了。次日知县



把周瑞、罗镗叫上去，标下堂谕：“限三天要这案。如拿获着，赏银二百两。三天如拿不着，必要重办。”马快小玄坛周瑞跟罗镗一商量，这件案真不好办。周瑞、罗镗这两个人原本是师兄弟，罗镗是周瑞的父亲的徒弟。这两个人一商量，周瑞说：“咱们两个人到家去问问老爷，这个恁芳是哪一路的贼。他老人家也许知道，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出个主意。”罗镗说：“好。”两个人领着二十多个伙计，各带兵刃，出了衙门，够奔兴隆镇。周瑞他住家在兴隆镇的东村头路北。他父亲名叫周熊，绰号人称燕南飞。当年老英雄在镇江住家，同一轮明月赵九州、铁棍无敌满得公，在外面保镖。因闲事打了一场官司。打输了，老英雄赌气，离开镇江府，就在这兴隆镇落户。在十字街开了一座舞岳斋铁铺。跟前就是一子，周熊教了一个徒弟罗镗。这两个人在常山县当红差事。周瑞是三班都头，罗镗是班总。今天这两个人带着伙计，回到家中，一见老英雄周熊，周熊诘问：“儿呀，你二人带着伙计，来到家中什么事？”周瑞说：“爹爹有所不知，堂山县出了逆案了。”周熊说：“什么逆案？”周瑞说：“这位老爷新官到任，交代尚未办理清楚，南门外万兴当内，夜闹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抢去银两首饰，贼人逃窜，当铺呈报到县。东门外路劫杀人，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，人头不见。老爷派我二人出来办案。我带着伙计下道，走到恶虎山，正遇贼人路劫，给常山县马家湖的白脸专诸马俊把贼人拿住。我二人把贼带到衙门。老爷一问，这个贼没有口供，老爷把贼人入了狱，焉想到昨天夜内，来了几百个江洋大盗。大反常山县，劫牢反狱，把贼人救走，还拐走了七股差事，到东门砍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逃走。老爷为这事，纱帽都保不住了。堂谕给我二人三天限，拿不着贼人，必要重办我等。要拿了这案，不但有赏，还成名。此不知是哪路的贼，你老人家可有什么耳信没有？”周熊说：“救走的这个贼叫什么？”罗镗说：“叫蓬头鬼恁芳。”周熊一听，说：“这个贼我知



道，这是西川路的贼。西川有五鬼一条龙：蓬头鬼恽芳，云中鬼郑天福，开风鬼李兆明，鸡鸣鬼全得亮，黑风鬼张荣。一条龙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你两个人不用着急，在家等着。我出去采访采访。”周瑞、罗镰点头答应。老英雄燕南飞周熊，这才由家出来。刚来到铺子门口，正赶上华云龙买镖，周熊就心中一动。华云龙要出风轧亮的镖，周熊心中暗想：“使出风轧亮的镖，是装毒药用的。天下没几个人，就是千里独行马元章，他传授了徒弟威镇八方杨明。杨明传了个拜弟西川路的华云龙。除此这几个人之外，没有要出风轧亮镖的。”老丈这才一问：“壮士贵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姓华。”周熊就知道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周熊一想：“大概劫牢反狱，必有他在内。就把他拿住，这案就破了。”故此把华云龙稳住了。叫小伙计去倒茶，向小伙计耳边说：“你赶到家里送信，就提乾坤盗鼠华云龙在铺子里买镖。叫周瑞、罗镰带众伙计来，把铺子围了，赶紧快来。”小伙计听的明白，点头答应。把茶壶搁在水铺里，赶紧到家中一送信。周瑞、罗镰正为这案着急。一听这个信，立刻带人来。就把铺子围了。华云龙也没想到有人拿他。周熊把华云龙诓在后院，因地方平坦，就好拿他。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，每人手擎一把铁尺，重有二十四斤，把门踹了，蹿到院中。周瑞一声：“好华云龙，明火路劫，杀伤人命，劫牢反狱，杀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。你真是胆大包天。我看你今天哪里去！”华云龙吓得魂惊千里，也不知是哪的事。二位班头各摆铁尺，往前够奔。华云龙看人多势众，自己不敢动手，急忙拧身往墙上就蹿。老英雄周熊抖手就是一镖。华云龙没躲开，正中在贼人的幽门。终日贼人采花，今天叫他尝尝铁家伙，这也是报应。小玄坛周瑞见贼人要逃走，赶紧喊嚷：“外面伙计们，别叫贼跑了！”众官人各摆兵刃，阻住大路。大约华云龙难逃活命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

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



话说众官人，各摆兵刃一截华云龙。这些人如何截的住？华云龙说：“挡我者死，闪我者生，尔等让路！”摆刀往下一蹿，手中刀乱砍官人。杀开一条大路，贼人闯出来往正北就跑。后面周瑞叫喊：“千万莫放走了他！众人追拿！”众人随后紧紧追赶。华云龙跑的紧。后面追得紧。周瑞、罗镗带领众人飞追，去华云龙不多远。华云龙跑的热汗直流，腿也发了酸，实在跑不动了。后面仍自是追，华云龙又不敢站住。追上就没了命，自己尽命往前跑。眼前一道沙土岗，约有一丈多高。华云龙心里说道：“这土冈我要两腿一发软上不去，一跌下可就没命了。”自己来到土岗，用力往上跑，焉想到土岗北边有五个人在那里站着。乃是威镇八方杨明，同风里云烟雷鸣，圣手白猿陈亮，矮脚真人孔贵，万里飞来陆通。书中交代，这五个人，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原来这五个人，在蓬莱观庙里住着，济公叫他五个人，一个月之内不准出庙。要一出庙，就有性命之忧。别人都能行，惟有陆通，他在庙里不出来，急得了不得。没事他就拿着棍，在院里练棍，以为解闷。分为三十六手左门棍，四十八手右门棍，庄家六棍，他自己就要开了。这天他正在耍着，一失手把花盆砸了。道童说：“陆爷你别练了，要练到庙门口练去。”陆通说：“对，我上庙门口练去。”雷鸣说：“我陪你去，咱们两个人练去。”杨明说：“陆通别出去！济公说，一个月不叫出去。出去有性命之忧，不可不信。”孔贵说：“庙门口又没人在山上头，有什么要紧？叫他出去瞧瞧，免得他发躁。”陆通就同雷鸣来到庙门口。一个练棍，一



个耍刀。正练得高兴之际，就见山上跑过一只野猫来。陆通一瞧，拿棍就打，野猫往山下一跑，陆通同雷鸣两个人，随后就追。道童瞧见，去告诉杨明说：“陆通同雷鸣追野猫下山去了。”杨明、孔贵、陈亮不放心，赶紧带上兵刃，追下山来。焉想到陆通、雷鸣追这只野猫，一直追下去有五十里之遥。只见野猫钻进一座坟窟窿里。陆通追到这里一看说：“好球攘的，你快出来，你不出来，我把你的窝拆了！”拿着棍就要拆坟。这个时节，杨明、陈亮、孔贵赶到。杨明说：“陆通你还不躲开，要叫人看见，说你偷坟掘墓，就把你拿住。快跟我走罢。”正说着话，只听正南上人声喊嚷，说：“别叫贼人走了！”雷鸣往土岗一瞧，是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。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你瞧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。咱们帮着官人，将他拿住，好不好？”陈亮说：“不用，咱们趁早躲开，依我说，不用多管闲事。”杨明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主意，咱们不用明着过去拿他，跟他为仇。咱们暗中拿石子打他，把他打躺下，官人就将他拿了。咱们也不必见面。”雷鸣说：“对，杨大哥会打暗器，你打的准，你打罢。”杨明就拿一块石子，在沙岗后，见华云龙刚要上岗，杨明一抖手说：“云龙照打！”这石子照云龙打去。焉想到华云龙身往旁边一闪，这石子正打在小玄坛周瑞的华盖穴。周瑞哎哟一声，翻身栽倒，立刻“哇”地一口血吐出来。华云龙趁着周瑞一躺下，贼人连蹿带跳，越过土岗。抬头一看，是陈亮、雷鸣、杨明这五个人。华云龙只当是杨明暗中救他，拿石子打官人。华云龙赶紧过来，给杨明磕头，说：“多蒙兄长搭救，要不然，小弟今遭不测。”杨明也不好说我不是救你的，要帮官人拿你。只好随口应承说：“我救你倒是小事，你快逃命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，你救人救到底，我要上古天山凌霄观，找我叔父九宫真人华清风去。求兄长把我送了去罢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上你叔叔庙里去，何必我送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有所不知。我叔叔脾气太厉害，要见了，知道我外面做的这些事，



必要杀我。求兄长送了我去。给我讲讲情，我给兄长磕头。”杨明本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华云龙苦苦哀求，杨明说：“就是罢，我送了你去。”雷鸣、陈亮众人都不愿意，又不好不跟着。无奈大众一直够奔古天山而来。相隔此地不过十数里之遥。众人来到古天山下。陆通就说：“杨大哥，你们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我不去见华清风。见了他，还得给牛鼻子老道行礼，我不愿意。我在这里等着，你一天不来，我等一天。两天不来，我等两天。总等杨大哥来了，咱们一同回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，你等着罢。”四个人这才同华云龙上山。来到庙门口，一叫门，道童出来。一开门说：“华二哥来了，你好呀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承问承问。师弟，祖师爷在家没有？”道童说：“在家。”众人这才一同进去。见庙中栽松种竹，清幽之极。正北是大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道童带领众人，越过头层殿，由第二层院子出东角门，来到东跨院。这院中是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东房三间。道童用手一指北上房说：“祖师爷在上房鹤轩里。”众人隔着帘子，往里一瞧，见里面有一张云床。上面有黄云缎子坐褥，在当中坐定一个老道，盘膝打坐，闭目垂睛。头戴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紫缎色道袍。上绣金八卦，按着乾三连，坤六段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当中太极图；腰系杏黄丝绦，白袜云鞋；背后背着宝剑，绿沙鱼皮鞘。检铜什件，黄绒穗头；面如生羊肝，押耳黑毫，海下一部黑胡子，微有几根白的。杨明、陈亮、雷鸣、孔贵四个人在外站着，华云龙先进去。跪倒行礼说：“叔父在上，小侄男给叔父叩头。”华清风一翻二目说：“你这逆子，在外面胡作非为！华氏门中，乃根本人家，出了你这现眼的逆子。你还有何面目，前来见我！”说着话，伸手把宝剑拉出来。杨明一瞧，生怕老道杀他。杨明赶紧迈步进去说：“祖师爷，暂且息怒，饶恕他罢。”华清风抬头一看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，叫杨明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叔父，这是小侄男的恩兄，威镇八方杨明。”雷鸣、陈亮、孔贵



也都进来。华云龙说：“叔父，这都是我的恩兄义弟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说：“你这孽障，这就该打，既是你的恩兄义弟，为何不早禀我？众位请坐。这位道友贵姓？”孔贵说：“无量佛，弟子叫孔贵。”华清风说：“这二位贵姓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姓陈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姓雷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众位来此何干？”杨明说：“祖师爷要问，只因我义弟华云龙，他在临安，闯下大祸，现在灵隐寺济颠和尚，到处拿他。他无地可躲，我等把他送到祖师爷这里，求祖师爷大发慈悲，将他收下。济颠和尚，也许不能来拿他。就使来了，祖师爷可以劝劝济公。僧赞僧，佛法兴。道中道，玄中妙，红花白藕青莲叶，三教原归一家人。祖师爷可以庇护他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说：“你等来把他送到我庙里来，是怕济颠和尚拿他是不是？”杨明说：“是。”华清风：“你等敢是真心要救他，还是假心呢？”杨明听这话一愣，说：“祖师爷这话从何说起？我等要不是真心，为何我等跟着送上山来？”华清风说：“好，你们既是真心救他，我跟你们几位借点东西。肯借不肯借呢？”杨明说：“看是什么东西，除非是脑袋，在脖子上长着不能借。别的东西都可以借。”华清风说：“我倒不借脑袋。我要炼五鬼阴风剑，炼好了，能斩济颠罗汉的金光。要不炼好法宝，济公来拿他，我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们打算救他，把你们几位的人心，借给我炼五鬼阴风剑，可以斩济颠和尚。”雷鸣一听，他先恼了。张嘴就骂：“好杂毛老道。满口胡说。给脸不要脸，爷爷走了。杨大哥跟我走。”杨明也是气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你们是叔侄，爱管不管。”站起来就要走。华清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几个小辈要走，焉能由得了你？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找进来。姜天瑞出来，把他等给我拿住。”一句话说出，金眼佛姜天瑞，由屋中出来。用袍袖一点指，口念敕念。竟把这四位英雄，用定神法定住。要想逃走，比登天也难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人杀



私家秘藏小说百部

话说姜天瑞，用定神法把四位英雄定住。华清风吩咐：去到西跨院，栽上五根柏木桩。把香烛桌案，应用东西预备好了。山人要炼五鬼阴风剑。华云龙立在一旁，竟自不言。杨明说：“好，姓华的，我们可是为你来的。你瞧我等死，这倒不错。”华云龙听杨明这话，他这才说：“祖师爷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。这都是我的朋友，你看在我的面上，别杀他们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还给他等求？你打算他等是你的朋友？你可知在沙土岗，姓雷的他要帮着官人拿你。姓杨的说，他会打暗器，拿石头原是打你，错打了官人。你还在睡里梦里。”杨明一听，心说：“奇怪。我们说的话，老道怎么会知道。真是神仙，未卜先知！”雷鸣是破口大骂。华清风立刻吩咐，把众人捆着搭着，来到西跨院。见那里栽着五根柏木柱。放着八仙桌。有香炉蜡扦，香烛纸马，五谷粮食，菜根，无根水，黄毛边纸，朱砂白芨笔砚等。一应的东西都预备好了。就把四个人往木桩上一捆。陈亮说：“罢了，没想到今天死在这里。哎呀，应了济公的话了。他老人家说，一个月不可出蓬莱观，要不听话，有性命之忧，他救不了咱们。这都是陆通不听话，连累了咱们几个人。”杨明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就不必说了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们两个人死了倒不要紧。上无父母的牵缠，下无妻子的挂碍。孔二哥已然是出了家，死了万事皆休。就是杨大哥死不得，家有白发老娘，绿鬓妻子，未成丁幼儿。你要一死，是母老妻单子幼，无人照顾。”这一句话，勾起杨明心中一阵难过。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倒不便提这个了。一则生有处、死有地，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



五更。二则你我弟兄，倒是一件乐事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要死倒是乐事呢？”杨明说：“你没瞧见闲书，想当初三国志，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，刘关张结义之时说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，尚且不能。现今你我弟兄岂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么？”正说着话，华清风吩咐：“给我拿过一个瓶来，我可以把他等的阴魂拘来，收在瓶内。”姜天瑞说：“师父，你炼五鬼阴风剑，这是四个人，尚少一个人呢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豁然大悟，说：“有理有理。山人一时懵懂住了。还少一个人，这不能炼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今可下山，再找一个人去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何必找去，你把厨房吃饭那人添上，就得了。”书中交代：谁在厨房吃饭呢？乃是黑风鬼张荣。原是张荣在树林子等着华云龙去买镖。等到工夫大了，不见华云龙回来。正在心中焦躁，只见杨明、雷鸣、陈亮、孔贵、陆通这五个人，由正北往南跑。张荣大吃一惊，赶紧隐藏起来，生怕杨明瞧见他，必要他的命。自己正在暗中观看，见正南上官人追下华云龙来。雷鸣说：“要帮着官人把华云龙拿住。杨明要拿石子打华云龙。张荣在暗中听的明明白白。这小子怕被杨明众人瞧见，他先回到古天山来。一见华清风，提说华云龙之事。要不然，华清风怎么会知道杨明拿石子打华云龙？他又不是神仙，焉能未卜先知？都是张荣说的。此刻张荣正在厨房吃饭，姜天瑞来到厨房说：“张荣。现在祖师爷要炼五鬼阴风剑，少一个人。”张荣说：“我给下山遁去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你也不用遁去。祖师爷说了，把你添上就够了。你少活几年罢。”张荣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说：“别把我添上呀。”姜天瑞说：“由不了你。”用袍袖一指，张荣不能动转，当时也把张荣搭到西跨院来。张荣口中直央求说：“祖师爷饶命。”杨明一瞧，见是张荣，心中咬牙忿恨。自己一想：“要不是出来找张荣，焉能离家在外，遇见这样的事。”杨明破口大骂，说：“张荣，你这厮，人面兽心。我姓杨的出来，原为找你这小